



金石文叢稿本

筑前筑後
豊前豊後

四十二

特別
子10
4622
42

3



羅山文集

筑州太守黑田公碑銘

林羅山

黑川真道藏書



有非常之人而有非常之功嘗聞其語矣今見其人
 也筑州太守源姓黑田氏長政者蓋斯其人乎濃州
 牧識隆者其祖也如水居士者其椿府也照福夫人
 擗槁氏者其萱砌也以永祿十一年戊辰冬十二月
 三日而生太守於播之飾東姬路邑幼雄健不常父
 祖共奇之於是織田信長掌畿內兵馬識隆屬心故
 遣太守為質信長命其麾下秀吉護焉寘之近江長
 濱太守生十歲天正五年丁丑之妹也明年荒木
 氏者貳於信長如水行而諫之荒木拘之衆告識隆

筑前

曰棄立於子乎於孫乎同于荒木乎曰否立孫夫直
為壯曲為老物皆然矣願吾孫者是吾志也不還我
子者曲在荒木既而如水脫飯而荒木果敗矣間二
歲太守還於姬路翌年太守十四歲與如水共從秀
吉軍於三木與別所氏戰太守獲首級衆甚奇之十
年壬午夏六月信長沒秀吉起而軍政大振人皆奉
之明年之夏南紀雜賀根未賊兵攻泉之岸和田城
先是秀吉使中村式部少輔守城於是如水急馳救
之太守自斬賊二人收十六歲也太守之雄武由是
赫赫焉十五年丁亥博陸豐臣秀吉公西擊筑紫太

守從之夏四月與薩州島津氏戰于日州財部カカ太守
拔劍斬敵大破之速於九州平夷秀吉旋洛而令如
水及太守治豐前冬十月州賊據日隈城叛太守環
而攻之如法寺氏緒方氏一千餘人為援賊未戰太
守擊之獲其兩將乃進到茅切山カヤキ攻城井鎮房フシ墨鎮
房權而降又進赴廣津斷鬼木掃部於觀音魚拔大
丸城殺其將緒方氏伊藤田氏中尾氏等捕虜一千
五百餘人又屠賀來城破福島城於是豐州賊皆殲
吏民按堵如故因使家臣小林氏悉博首達于大坂
營秀吉大喜命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贈良馬於太守

懼

傳

賜腰劍於小林氏，即以豐前為如水采地。太守之勳名於是藉甚矣。十九年冬十月，秀吉令諸將築壘於肥前松浦郡名護屋。太守為之監，為伐朝鮮也。文祿元年春三月，秀吉遂責朝鮮以包茅不貢，乃遣先登三將而征之。太守居其一焉。太守率大友左兵衛義統以二萬人為先鋒，入于朝鮮，攻金海城，不終日而下之，殺傷一萬人。徑前擊破昌原城，梟首五百人。自昌原至上都，有數十城，城門不閉，人皆逃散。太守所到皆穀，而又使我後軍因糧於敵。朝鮮王大懼，出奔平安道。夏五月十三日，太守入都，居十日，西擊敵，馘

剽殆及三萬餘口，遂往攻平安城。城下有大河，阻河而陣，敵夜潛航之，襲小西攝津守。太守聞之，自馳半渡追擊之，殺獲數百人。虜放矢中太守左腕，太守怒，手擊其虜，復大戰。太守家臣黑田二郎戰死，詰且諸軍渡河，屠平安城。王僅得脫，衆胥議令小西氏留守平安。太守別擊黃海道，又入白川城，居半歲。明年正月，敵十餘萬未攻，太守出戰，破之，俘數千人。太守別使家臣小河氏守立山，方是之敗，朝鮮乞放於明國。明國志秀吉并吞朝鮮而西略，則必有輔車唇齒之憂，而抵觸東藩也。乃發援兵數十萬，未侵平安。我軍

逐

雖力戰寡不能敵衆小西敗績而還明兵競逐到立
山不能進大谷刑部少輔自都至開城府迎太守太
守典小早河隆景俱退入都明兵未攻其旅如林
太守指麾諸軍大戰明兵解散既而諸軍議欲避都
衆擇太守為後拒都南有巨川造舟維舟諸將皆渡
然後太守斷其浮橋而殿矣夏六月徇全羅道劇晉
州城墨生口數萬人秋八月屯攬長三年秋九月秀
吾令太守東畝可謂治兵矣自古之神功皇后元三
韓之盛未有如此者也慶長元年丙申夏六月太守
典如水再渡於朝鮮秋九月七日自慶尚道赴全羅

道典明軍大戰于搜山捷萬餘人翌日明軍驛使份
至于再三贈巨鷹於太守蓋其意欲請和也太守進
據梁山冬十二月二十八日明軍大起圍加藤主計
頭於蔚山城事急太守以如水為梁山留後自馳到
蔚山放之淺野左京大夫大田飛驒守亦在城中典
主計頭同出戰太守戮力擊明兵而奪之明年冬十
一月敵自海陸同來圍小西氏所居順天城城兵漸
困太守以舟師援之遂全軍而還太守威勇播於異
域者於是昭晰矣三年秋八月秀吉薨國謳歌大
相國源公者多矣相國典石田三成有卻而典太守

善三成密遣使誘上松景勝叛于本州五年相國東
擊景勝太守從而到下野國宇都宮告暇還過相州
大碓吹聞三成叛又東到下野小山謁相國相國甚
悅賜鞶馬是敗如水在豐而鎮烏秋八月太守奉公
命到尾州清洲與諸軍俱經濃州岐阜城直渡合渡
河擊三成軍破之遂前到赤坂筑前黃門與三成約
居濃之松尾城太守以密策令黃門應相國九月十
四日相國率軍至赤坂敗毛利氏亦約三成使發藝
陽兵據南宮山聞東軍來潛遣吉川藏人福原越後
於太守告降於相國因是交質太守之奇計於是居

多矣三成等率畿內西國兵自大垣城出而成列歟
明諸將與三成及倫前黃門嶋津兵庫頭合戰於關
原太守躬當三成陣大呼擊破之即進攻佐和山城
以鈞命令筑前黃門守此城又捕小西氏赴近江草
津授村越茂今告相國甚嘉之毛利輝元在大坂城
依太守謝罪於相國遂赦之果戮三成而後舉國屬
相國於是諸將各就封國乃改豐前國封太守於筑
前國居福岳城太守之績功於是較著矣且其家臣
栗原利安井上某毛利某野村某黑田一成等不懈
於內忘身於外者悉能委任焉可謂得人矣州有管

話
廡所謂宰府天滿宮也。太守以神有儒名，故殊欽崇。修營之，增封戶，備祭祀。又補葺聖福，承天崇福之諸。禪刹，授取務義之暇，招和尚高量，詔則有猛省。太守之快達，於是不凡矣。九年春三月二十日，如水居士捐館舍。太守哀慟異恒，初其病，太守殆，廢寢食，湯藥必先嘗而進之。到此行喪，尤善太守之孝思，可謂慎終矣。立螭首龜趺之石，以記居士之行業。是欲令子孫見之者，善繼志，追遠也。十一年，相國命列國修江戸城。十五年，又令築尾州那古屋城。太守皆與有力焉。十九年，大坂有流言，而豐臣秀賴作亂。冬十月

相國自駿府，大將軍石丞相自江戸，同發諸軍，悉會圍秀賴于大坂。太守留滯江戸，故令長子忠之自紫陽來謁相國於軍中。相國約和於秀賴而還。元和元年乙卯夏五月，再攻大坂。太守亦從行焉。是行也，豐臣氏遂族滅矣。太守之勤奉，可謂有始有終矣。明年夏四月，大相國薨，遂葬于野州日光山。太守刑鉅石，柱若干株於筑紫，長數丈，徑數圍，盪自南海達于山中。以為華表，立之廡前。屹焉巍然，殆非人力所能及也。相國感賞之，太守之心匠於是可見矣。太守少壯，每馳馬試劍，習射放鳥，銃共能其術，且常撫士惠民。

而能諫諍國政以治其閑暇會賓友愛花卉設酒舞
唱曲謠手談一局倭歌教連每與人晤語無不欣驩
其在江戶也暇招羅山子而聞講論孟又請令鈔寫
經語之亘便于資治者編為二冊置諸座右太守之
氣節蘊藉於是可觀矣九年癸亥夏青油幕入洛太
守送之停五馬於報恩寺嬰疾不已相公屢使使問
之遺命以奉上臨下慎而勿怠秋八月四日太守逝
年五十六矣相公甚悼為人皆惜焉嗚呼哀哉還葬
于紫陽某邑某丘家臣咸不堪悲幕或至于有自裁
以自殉者嗚呼其感人蓋如此令嗣忠之製封於是

慕

請碑文於羅山子以太守之為人也出尋常萬々而
其功名不可不刊之樂石垂之後昆故綴之以詞且
為銘曰

於戲太守翹々士林攻城野戰枕戈社金孫吳英衛
遺響餘音非常功業于古于今朝鮮駝喙異邦知名
闕魚之役去就既明食邑于筑鐵券以盟傳之百世
永為藩屏

寬永元年甲子春三月日

余頃問此碑所在於黑田長知君君曰在
筑前福岳崇福寺

明治十六年重九寫于宮省曹舎

閑散餘録上曰貝原篤信ハ倍称ヲ久兵衛トイヘ
ル人ナリ宋学ニテ每事ナル人物ト見ユ最親切
ナル学風ナリ著述数十部アリ其内道学ノ見識
ヲ述タルハ自娛集慎思録コノ二部ニアリ晩年
ニ大疑録トイフ昏ヲ着シテ大ニ宋学ヲ疑フサ
レ氏老後ノ変ナレハ疑タルノミニテ一家ノ説
ヲ立スメ物故セリトソ其変ハ但来文集春臺文
集ニ粗見エタリ余モ尔其昏ヲ見ス

先哲像傳三

益軒先生墓誌銘

竹田定直

先生姓貝原諱篤信字子誠以寬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筑前州福岡城内其先備中州人大父某來豐州仕黑田先公從來筑州世為家臣先考寬齋諱利貞娶緒方氏女生先生兄弟先生於兄弟為季先生事邦君三世為儒學教授禮遇彌厚累加賜采地元祿庚辰年七十一告老致事猶賜月俸優其老焉先生稟性純厚幼而志聖人之道學極博洽所操至要以忠信不欺為主本愛人濟物為要務昔曾在京師講程朱之書聞者靡然來焉近世興性理之學者先生為始然其性甚

謙尺恐躬之不逮而不喜近名常言吾無長人者但恭
默思道而已然一時老師宿儒悉推服焉名門右族各
敬屈焉聲名洋溢辱聞 清朝恭達 台廷嗚呼盛哉
晚年家居清閑自娛手不釋卷所著之書至百餘種其
志在於務作有益以報皇天用極之洪恩以正德甲午
八月二十七日病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五葬荒津金龍
寺內先生娶河崎氏女有賢行而無子取仲兄存齋之
次子重春為嗣今仕在本州為監司有一男二女皆幼
矣重春託銘於小子乃銘曰

恭默思道 極精造微 愛物為務 事天不欺

微

翰藏增顯 謙遜愈輝 遺訓存策 後學久依

筑前関屋村官道碑

傳云菅公八百五十年忌辰所建

小倉へ二十里 日田へ十二里 久留米へ七里

長崎へ四十里 柳川へ十三里 島原へ四十

二里 佐賀へ十三里 唐津へ十六里

此里ヲ関屋ト云ハ昔刈萱ノ関ノ有シ井関守ノ居住セシ所ナルニ因テ関屋トハ云也トイヘリ刈萱ノ関ノ跡ハ此所ヨリ廿町バカリ南西ノ方通古賀村ト云所ノ道ノ傍ノ田ノ中ニアリトゾ昔齊明天皇百濟國ノ軍ヲ救ヒ玉ハ

一トテ、行宮ヲ朝倉山ニ建サセ玉ヒシ中、関ヲ
刈萱ノ里ニスエサセ玉ヒシト云傳フト云ヘ
リ、新古今集管贈太政大臣刈萱ノ関守にのみ
見尋法々々人も許さ勞ま去へれり々利ト有
ル御歌ハ此刈萱ノ関ナルベシ、下略
○管公八百五十年忌辰即寶曆二年也

好古集說初篇卷一六

太宰府址碑記

沖 鞆

福岳縣吏員

筑紫太宰府之古址、在福岳縣治之東南可四里、
當太宰府神社道、道北有小渠、從東西流、此為古
池湟址、其北有礎石數個、此為古大門址、其北亦
有礎石九、散布於隘畝之間、又其北有礎石數十、
基布皇列、實如大厦之址、其東又有礎石數個、云
貞享中、再興觀世音寺、取此地石、其北有墳然、
隆起處、今生蒿菜、亦有礎石四十有一、整然并列、
此為都督樓、府古址、都督府樓、府之正廳、而賜饗
番客之處、世傳天智帝所創建、而其薨毛皆係自

三韓所贏來其北有大厦址亦基布礎石數個又其北亦有數個礎石皆埋沒於隴畝之間自大門址至于此礎石星布而存者無慮二百有餘石大皆方六七尺許樓址之東隔小渠有丘曰築山樹竹成林傳為古漏刻樓址按延喜式所載凡太宰府及陸奧國漏刻守辰丁各六人課役俱免每年相替即是也當其西亦有丘甚廣傳為古藏司址礎石星羅者一百三十有餘石皆徑四五尺許今為畦畝蓋古稅舍之址也按延喜式所載凡諸國貢調庸者西海道納太宰府即是也又其西有古

鍛冶址桓武帝之延曆九年庚午命太宰府造鐵冑二千九百餘枚按職員令所謂匠司修理器仗所等之址欵土中今猶出古銅鐵云鍛冶址之西小丘之上有古墳曰人斬塚下有古獄舍址今日國牢按日本後紀聖武帝之天平十二年庚辰太宰少貳藤原廣嗣之又搜索其餘黨囚於太宰府獄即是也自樓宇之廢其殘礎之基布散列者里民或鑿或除夷為畦畝天明中國主黑田齊隆令禁之後至長溥之耽郡宰矢野昭德將立碑以紀之耽督学竹田定簡為蒐輯府之故事且撰其碑

文然竟不果。明治四年辛未，御笠郡乙金村里
正高原美德者立碑府址，題曰都督府古址。今茲
庚辰，宰府村小松宥八等又慨其年久而湮滅，欲
立碑以紀府之沿革，要其不朽，請于官求其准允。
我福母縣令渡邊公已嘉宥八等志，捐資以助其
舉，且為撰其碑銘而授之。按文德實錄云：夫太宰
府者，西極之大壤，中國之領袖也。東以長門為關，
西以新羅為拒，加以九國二島郡縣，闊遠自古。于
今以為重鎮，又云：大唐高麗新羅百濟任那等悉
託此境，乃得入朝，或緣貢獻之吏，或懷歸化之心。

可謂諸藩之輻湊中國之関門者也。蓋上世置政
府於筑紫，以鎮西方，神功皇后平定九國，征服三
韓之後，諸韓悉服。或差王子為質，或遣貴臣貢獻。
應神帝之十三年壬寅，遣武內宿禰統治九國，兼
能西海諸政。後世置太宰帥，蓋權輿於此矣。其後
至宣化帝之耽，建官衙於今博多地，以納諸國米
穀，勅大伴磐連及其弟狹手彥連伐新羅，狹手彥
連率兵至任那，磐連留筑紫奉行西海諸政。蓋此
太宰府之嚆矢，而筑紫太宰字始見于推古帝紀。
按帝之十六年戊辰，隋煬帝遣使皇朝，蓋此耽移

博多官衙於御筮郡新號曰太宰府云爾後歷世相承孝德帝之大化五年己酉有筑紫太宰帥始見于國史文武帝之大寶元年辛丑甲斐國獻梓弓五百張信濃國獻梓弓一千二十張皆充太宰府而聖武帝之天平十五年辛卯始建筑紫鎮西府置將軍十七年乙酉復太宰府按職原抄云光仁帝之寶龜十一年庚申敕太宰府曰帥敕任官也多是以前有品親王任之親王任之者權帥若大貳知府務而已權帥納言已上任之中古以來例於正帥者擬親王官承府務人任權也或又任正

依貳宣欵為大臣之人左遷之貳任權帥然而不可知府務也又三代實錄云清和帝詔謂鎮西者是朕之外朝也千里合符一方寄重今按職負令太宰府督上自主神下至防人司大小官吏莫不備而自府罷之草創府官之有交替固不遑歷叙蓋其際典制之盛可想矣延喜元年辛酉菅原道真以右大臣左遷太宰權帥按道真以讒至此悒鬱不樂其不出門行詩有都府樓繞看瓦色觀音寺只能鐘聲之句而說者謂為府樓已廢圮故纔看其瓦色者非矣保元二年丁丑平清盛為太宰

大貳而九國皆屬平氏少貳原田種直在府統治
九國案此際府政之權獨在於少貳蓋先是權臣
跋扈王綱解紐外蕃不復朝貢於是太宰帥在京
不復赴任而府務專在於大貳已而大貳亦在京
不復西下令少貳掌府務自此政道益陵夷府罷
之類敗不能復修繕及源平之亂壽永二年癸卯
安征帝之西狩駐蹕也太宰少貳大貳種直及菊
池白杵戶次松浦等營行宮而護衛焉及源賴朝
執兵馬之權文治元年乙巳遣土肥實平經略西
海軍夏二年丙午以天野遠景為筑紫奉行此取

太宰大監中原某權大監惟宗某等共遠景共掌
府政建久七年丙辰武藤資賴為鎮西守護任太
宰少貳子孫相繼襲職以少貳為其氏降至元弘
建武之後天下大亂九國騷擾少貳氏漸衰應永
四年丁丑大內義弘為太宰大貳而身在中国遣
其部將陶弘房為守護代居博多當此取大內氏
之威振九國而少貳氏日益微蓋此際府罷遂廢
矣水城在府之西北天智帝之三年甲子築大堤
以貯河水名曰水城即府之外郭也按孝謙帝之
天平神護元年乙巳太宰少貳采女淨庭為修理

水城專知官當取防捍之嚴版築之盛可知矣學
業院在府之東北按天平勝寶六年甲午太宰大
貳吉備真備之所創立云而又典府共湮圮總知
其處耳今也王政復古綱紀大張藩封已徹縣制
維新縣國守牧之任鎮營干城之兵法制無錯設
置得宜外則與歐洲諸國未往交通不復失彼此
之交和內則流虯之島蝦夷之鄉萬姓同蒙覆育
之恩無復有遠邇於是一統之業已定中與之治
斯隆我縣令渡邊公善體朝廷之意蒞任以來夙
夜與僚屬勵精圖治與利除害先後有序觀風察

俗寬嚴適宜而其取巡視郡治也每未往思水
之濱鼓嶺之麓想見其雄圖偉略有所感發於是
為甯八等捐資以助其舉且撰其碑文又囑屬官
沖鞞更為文紀之鞞已受教不自顧其淺薄徧搜
古史摭其實摘其要次第排叙間又陳鄙考以供
其採擇云謹記

明治十三年第八月

沖鞞 謹 撰

高槁紹運公碑銘

數孤山肥名 後人

大友氏霸西海也十餘世當其季世天下大亂豐南
 有薩北有藝西有肥三國爭雄干戈無虛歲加以大
 友氏不君撫御失道諸將內叛反覆無常其忠誠知
 勇可以為腹心干城者唯戶次道雪高槁紹運二公
 二公皆出鎮于筑道雪公城立花紹運公城巖屋以
 備西北既西北之警少弛薩益強大友氏國勢日
 蹙危在且夕巧東諸援於大阪閑白許之師出有日
 矣天正十四年秋七月薩大軍長驅入筑所過城邑
 皆降其不降者唯巖屋寶滿立花耳先是道雪公卒

筑道雪

乃

明治十八年九月上旬誠

無子請紹運公之長子為嗣紹運公又使李公子公
別守寶滿於是公父子兄弟三城鼎立而巖屋當其
衝薩以兵五萬人圍之數重使威公以危言又誘使
公以甘言公皆却之於是牌礮竝進晝夜攻擊城中
之兵不滿八百公獨以忠義恩信得其死力遂能相
持十有四日而城陷公沒年三十九無一士苟免者
而薩軍死傷亦五千餘人故薩雖得勝軍亦罷甚至
又聞大段之先軍已至柳浦遂不能圍立花去明年
閔白自伐薩薩請服而大友氏亦竟不滅矣初巖屋之
未圍也長公子馳使諫公曰巖屋卑矣不如退守寶

滿公曰苟論地利無如同守立花然棄已本城非勇
也父子同守非謀也且吾國戚臣死固吾分我以死
守城雖不堅可支十日兵雖不衆所殺亦過當彼師
已老其攻立花必緩夫立花名城也城堅攻緩可支
二十日遇敵前後三十日則大段之援必至而我父
子可以報國矣果如公所料閔白嘉公忠烈殉國乃
封長公子於柳川封李公子於三池皆立為諸侯世
世勿絕以長公子出嗣戶次氏李公子得承公後而
公之幽宮在於戰沒之所今三池侯將追建碑石以
輝先烈徵文外臣藪慤恭惟公精忠貫日月大名垂

宇宙固無待區區不映之文然今侯追遠之孝報本之典不可以已也故謹畧述殉國一節併之銘口以授使者若夫一生所履歷嘉謀偉功不遑甄錄云銘曰公守巖屋南冠如雲一身饒敵宗國以存孔曰成仁孟云取義人之所難公則易易公不求福茅土奕世公不求名莫之與大永言孝思今侯之賢追鑄貞石於萬斯年

石梁文集後篇卷三

永世和平碑

樺島石梁名公禮

巔

我良山之巔祀武內宿禰之靈日王垂宮殿宇宏壯實為一藩鎮護之神焉良神山也境地靈秀四多奇勝而其西北隅翼然別揚一秀者曰吉見峰峯長于東西而短于南北形勢峻嶒要害可據戰國時座主良寬麟圭等城焉以與四鄰爭雄稱為名城豐大間西征亦駐軍于此建橐後城廢而遺址儼存我慈源公為時座主寂源命有司植櫻峰之四面春時爛熳峯遂名于花焉寂源撰山中十勝其一日吉見滿花即此此峰既跳在于山之表則下矚甚豁踞巔一

望唯奕位一方。稍為本山遮。其它則自正東而北而西而正南。二豐肥。筑數州之山。高低連亘。近之數十里。遠之數百里。千眉萬黛。皆集於我。一瞬中。而千歲之河。又浩浩乎練。戎鏡映于其間。為妙不可言。峰之北麓。有阿志岐村。其地與峰犬牙相接。分界不明。自明安間。山民與村民。大爭地域。訟論囂囂。竟數十年。而不已。地為荒廢。櫻亦枯。斬無遺。可勝惜乎。武山之僧曰研雄。士曰木崎正親。常悲名勝失舊之久。屬者建議。白今座主亮忠。又謀及府中。左屋佐田正勝。正勝又謀之阿志。政庄屋亦司資計。教子皆有幹略。議

手入
相啐啄。乃奮起共從事。事在平分所爭之地。使彼此之田得失正當。出必相補。永世和平。絕無一憾矣。往來周旋。喻解多方。方適其宜。民大相悅服。皆拜手聽命。於是乎積年之爭。一旦永釋。始得復故。於戲。教子之於此。峰可謂勤矣。雄等既喜事成。遂相謂曰。是名地也。解紛一事。豈足多哉。因又大發役丁。鑿石平地。伐木通路。且就頂上新建一祠。以安金毘羅神。綽楔磴道。風旗石獅。營造具備。又架筧而引水。起屋而肆物。以便登陟之客。又募眾移植櫻。數千萬株。連嶂樹跨澗。羅列舊成。慈源公在天之靈。意也。於是乎倍

所謂滿花之稱復顯。而吉見之峯。再為良山一大靈
區矣。斯舉也。能解難解之紛。加以新構增輝。雖由雄
衷等勤力之所致。抑非三岳之神誘之哀。則安得完成
至于此哉。恭惟武內公。以老成廣淵之資。而膺台鼎
之重寄。身輔大朝。而壽則躋三百之域。是不獨我
東方千古無比。乃至遠傳西土。而盛名紀於竹帛。加
旃。又垂跡此山。一千數百年。威神赫赫。以鎮護我藩
萬億之人。其積德遺靈。孰不崇奉。祇敬乎。乃知神衷
所誘不止此一峰。自此以往。萬萬歲。嘉祥微顯。國隆
物亨。年熟民豐。一藩元元之永。飽錫羨者。其有窮極

哉。銘云。
三韓之征。武公鷹揚。遠夷懾服。四海平康。豐祀在山。
光及草木。維此吉峯。花長馥郁。

石梁文集後篇卷五

廣津先生墓碣

樺島石梁名公禮

廣津先生諱者。字有脩。號藍溪。通稱善藏。其先薩人。以寶永己丑五月五日。生我筑南鄙。考曰弘直翁。業農。先生幼好讀書。年二十。郡曹召為下吏。轉下右筆。後又為儒學師。弟子滿堂。國技初建。先生與有力焉。天明中。特命班徒士。又進為中小姓。寬政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壽終。年八十六矣。先生初宗宋學。後以吏事往來東都。從南郭服子問復古之業。晚有所見。乃著論語問讀書論。自成一象之學。大意以為。堯舜孔子之道無它。獨在恭謙孫讓矣。所謂忠恕而已。

特

服

矣。所謂孝弟而已矣。亦自此始。雖孔之於桓魋。孟之於王驩。不復外此也。其見如是。踐履可知。然至其自立。處則孟子以後。蓋目無一人矣。先生精力過人。其讀書或連數日夜而不倦。雖疾在牀。而手未嘗廢卷。其在職。凡人之所苦而不可堪。獨奮為之。有人發靡盬之歎。便謂之曰。子寅閔矣。為其勉強如斯。是以自初為吏。奉職六十七年。每得賞賜。皆以篤實克勤。彙為恒語。人曰。人之在世。無物不可。則無物不善。故其自處。雖諸可憂之事。必推而轉之。必稱曰。難有。難有者。感喜之詞也。嘗亡百金於人。是其平素節儉所出。意

在梓著書。人或吊之。對曰。難有矣。我不虧人也。行遇暴風雨。曰。難有矣。非矢石也。其它可推。故平居絕無有戚戚之憂。蓋優游以終世云。娶佐田氏。生二男。曰弘。卿曰弘麟。二女。長適倉敷氏。次適緒方氏。銘曰。成學則難。自範乎國。行已不易。恭基乎德。青龍之山。松柏丸丸。明樂于世。幽豈不安。

梯李禮墓表

樺島石梁名公禮

梯君名隆恭字李禮號箕嶺通稱傳初暨官牛島立
 菴翁有女無男乃養對州諸梯之子承姓配女為嗣
 是為玄洞翁玄洞翁生二男長曰恭菴次乃君也玄
 洞翁既冒牛島氏心欲存其本姓而恭菴家督長子
 不可為故及生君使君稱梯氏梯者對州之著姓也
 君幼好讀書天資英拔強記驚人余長君十四歲君
 十三四時嘗相與受韻學於梅林天山和尚余未能
 半而君早已窮其奧其超達不可及如此年二十餘
 我公賜俸使修儒業於是君始得出暨家而入儒

林焉。君勉強過絕人。日夜刻苦。少壯如一。尤善獎誘。有來學者。必勗力相講習。絕無矜持色。恒言古人不云乎。數學之半。吾豈可以我之半。獨擅師位哉。以故人人相親敬。樂為受業。方今藩士大夫握柄用事。以異材賢能稱者。多皆出于君之熏陶中焉。又多材藝。自刀槍射騎戰法之學。以至職原律令星文鼓吹之技。莫不兼習。人皆稱其能焉。後命司東都郊學。兼伴讀。晉班大小姓。留五年。侯家諸貴。延問業者稍衆。君又與都下諸名流周旋甚勤。君既胸腹多所畜積。則其談論往往飄然出于人意表。每座驩然。諸人稱以

為今之車公云。君幼學於東都。歸又受業北筑南冥。堂壯又遊京三四年。編著頗多。其孫子提要。前已行世。餘未刻。年五十有二。文政二年己卯正月十四日。疾卒。君娶遠屬權助主盛之女。生男女數人。晚添一男。庶出。君卒。長男東朔嗣。余與君志業相得。交契殆四十年。君以余有一日之長。肩隨相待。親厚有如貫之誼。恨天不假年。倏忽先逝。哀哉。

石梁文集後編卷五

岩永春齋墓表

樺島石梁名公禮

岩永君名徽字典卿。號春齋先生。始稱一作。後以號
 行。其先五郎丸氏。久。臣于鎗倉氏。至清右衛門。始隱
 我。筑以農為業。其曾孫市郎兵衛。娶某氏。生二男一
 女。君其長子也。君生異常兒。常好讀書。年十四。仕為
 米曹下吏。從學德永入江二子。精苦過人。年三十。謝
 病辭仕。往來東鄙三郡間。教授諸生。後為醫家。諏訪
 村。居七年。東遊京師。問業東郭和田氏。三年歸。則暨
 名儒名並振。門人益進。先是我東郡好學者甚鮮。東
 郡之靡然嚮學。君首唱之也。事聞于府。賜金賞之。尸

尸寢及

集

晚年患脚病。不出門戶多年。築樂山亭居之。吟咏自
娛。晏如也。文政三年庚辰十一月十六日。卒于亭。壽
七十六矣。葬于村西。卒都婆崎。所著有紫霞園詩文
集。治驗日錄。日用方鑑。傷寒論國字解等編。娶池尻
氏。無子。養阿波氏之子春潮為後。余與君相親厚。數
十年。容貌溫和。衣食儉素。與人之忠。處事之厚。一言
一行。今猶宛然在目。可惜可悼。

石梁文集後篇卷三

鎮誠靈神緒方君碑

樺島石梁名公禮
統後人

三瀨郡中古賀村莊屋兵左衛門。為其八世之祖。將
監君。擇爽塏之地。建石。謁余作碑。據其狀曰。君名惟
道。姓緒。方氏。三郎。惟李之裔。父曰宮內少輔。臣屬豐
後大友氏。大友氏衰。來隱中古賀。將監君。勇存智數。
相村邊。斥鹵之地。可治以田。文祿中。始闢之。數年得
田七町餘。名曰瀉島。至寬永中。益至二十餘町。又隔
河有筑之地。近接肥前。肥人相聚。將取以田之。慶長
十五年春。君乃率家長。近藤清右衛門。及村民若干。
屢戰克之。肥人逃去。遂闢田五十餘町。於是君分中

時
古賀之民移之。與田廬居之。名其地曰道海島村。君
併監二村。勸農耕。使其民養喪無憾。今距其詩二百
餘年。而二村之整然為一聚落。君之功也。清右衛門
先君喪。君善其功。取其子度為僧。名慶清。以為中古
賀速行寺主。今祈其冥福。速行君所報寺也。君以寬
永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疾卒。法謚曰道和二村之
民。思君之恩。每春秋仲月二十六日。必相會速行寺
為修法事。到今不衰。君之子古兵衛惟延。其子彌兵
衛惟信。惟信以子幼。納佐佐井氏之子居塩川氏之
家。者庄衛門勝治為女婿。以承家。勝治之子助之丞。

勝重。其子六左衛門勝辰。其子幾平勝頭。其子兵左
衛門勝賢。勝賢即謁余碑者。皇人吉田氏。褒將監君
之功。賜號鎮誠靈神。碑面所以題。文政四年辛巳秋
八月。

高山仲繩祠堂記

八田剛

今上登極之元年。幕府奉還政權。二年。王師戡亂于
伏水于甲野。越奧。五年秋。列侯納封土。乃廢二百六
十二藩。更置三府七十二縣。是冬。前岷山藩大隊長
水原君久雄。擢任三瀨縣參事。初下車。首訪高山仲
繩墓。曰。國家中興。雖由君明。臣良。諸藩効力。抑亦草
莽義徒。講明名分。振起士氣之功。居多。而仲繩實為
首唱。向者官餼。其子孫。旌表其閭。况此藏魄之地。而
無所表勵。崇飾可乎。於是君與其僚屬。及管內母義
者。措財鳩工。建祠堂於旗崎。介金井權少內史。請余

人文記之。夫仲繩曠世偉人。而先儒錄其事者。前則洪園栗山石梁茶山。後則幽谷復堂山陽拙堂。有序有傳。有祭文碑銘。多且備矣。顧獨未推究其所以死。或目為病風喪心之所致。余竊憾焉。蓋仲繩忠義根乎天性。而其先又殉節南朝。嘗讀太平記。大有所感憤。當是時。光格天皇在位。妙齡英發。佐以九條中山諸公。而幕府則大將軍沒明公。寬任田村意次。羣小弄柄。綱紀大紊。仲繩謂此可以復王權矣。乃託名文事。周遊四方。觀地形。察民情。遇人輒必論正。閔王霸。以陰募同志者。既而公薨。文恭公繼立。黜意次。用松平

電

定信。衆賢茅茹。百弊頓革。德川氏之業復興。於是仲繩自知其時機未至。殺身以滅其跡。昔者後鳥羽上皇遣善走者。抑松。歷說東國。後醍醐帝時。藏人頭藤原俊基。伴為修驗者。巡察諸州。今仲繩之所為。殆有類焉。向使其遲疑偷生。為幕史所逮捕。則承久元弘之變。可立而待。何其見幾之早且明也。或議其不受勅而妄動。是亦過矣。何者。事成則功歸朝廷。不成亦害止一身。又安問乎其受勅與否焉。且夫九重深巖。尊卑懸隔。而仲繩以東鄙一匹夫。納交公卿。嘗得竊窺天顏。則其奉密旨以募義。故亦未可知。不然。其將

伴

繩 久
死。寸裂手記以投水中者。何也。其東向遙拜帝都者。何也。其寄語海內豪傑母在者。何也。嗚呼仲繩之死。上放公鄉流竄之禍於當時。下啟志士勤王之端於後日。其忠不愧藤原公。而其智勇果決。萬非押松輩之所企及也。記不云乎。以死勤事則祀之。余既躋仲純之功。又喜是舉之合乎禮。故據其跡。推其心。以表章其成仁取義之美如此。三瀦縣者。舊人留米藩。而旗寄在縣治東。距仲繩墓一里。先是知藩事有馬侯。築招魂場。以合祀其將士死戊辰之役者於此。吁彼東征北伐。蹈白刃。冒銃丸。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亦安

知非聞仲繩之風而興起也。

明治七年十月

御沙汰書寫

高山彦九郎

草莽一介ノ身ヲ以テ勤王ノ大義ヲ唱ヘ天下
ヲ跋渉シ有志ノ徒ヲ鼓舞ス世ノ罔極ニ遭ヒ
自刃シテ死ス其風ヲ聞テ興起スル者不少其
氣節深ク御追賞被為在依之里門ニ旌表シ子
孫ハ三人扶持下賜候事
明治二年己巳十二月

太政官

高山正之

贈正四位

太政大臣從一位勳一等三條實美奉



明治十一年三月九日

蝶園遺稿 三十三才

吊高山正之墓歌

門脇重綾

武雄くや行く道小く見し月の光おとほむと骨
を聳えんを——うた勇決くを御門方を地へ拜み依
人墓おむちちを心直くき——ぬるはをて世——
ゆ影さる——三引の高山女子の慨と慕つうみ——か
時を流過くいぬ東海道の後其川をくわさねうら
くを過ぎ道のつ——ある影おはは是を其あは知り
は、劍太刀名のて紙聞く草まらる旅行くをて人子
あはれふこく手向おもて吾え

武藝小傳卷六子
宮本武藏墓志

兵法天下無雙播州赤松末流新免武藏玄信二天
居士碑正保二乙酉年五月十九日於肥後國熊本
辛于取承應三甲子年四月十九日孝子謹建烏臨
機應變者良將之達道也講武習兵者軍旅之用
也遊心文武之門舞手於兵術之場而逞名譽人者
其誰也播州英產赤松之末葉新免後裔武藏玄信
號二天想夫天資曠達不拘細行蓋其人乎為二刀
兵法之元祖也父新免號無二為十手家武藏受家
業朝鑽暮研思惟考素灼知十手利倍于一刀甚以

豐前

明治六年正月廿日寫

手

影矣。雖然十手非常用器，二刀是腰間之具，乃以二刀為十手之理，其德無違。故改十手為二刀之家，誠舞劍之精選也。或飛真劍，或投木戟，北者走者，不能逃避，其勢恰如癸強弩，百發百中，養由無踰于斯也。夫惟得兵術於手，彰勇功於身，方年十三，始到播州。新當流，與有馬喜兵衛者，進而決雌雄，忽得勝利。十六歲春，到但馬國，有大力量兵術人，名秋山者，又決勝負。交手之間，打殺其人，芳聲滿街。後到京師，有扶桑第一兵術吉母者，請決雌雄。彼家嗣清十郎於洛外蓮臺野，爭敵帛之威。雖決勝負，觸木刀之一擊，吉

反

決

母倒臥于眼前而息絕。預依有一擊之諾，輔弼於命根矣。彼門生等助乘板上去，藥治溫治而漸復，遂弃兵術薙髮畢。然後吉母傳七郎，又出洛外決雌雄。傳七袖五尺餘木刀，未武藏臨其機，奪彼木刀，擊之。伏地立所死。吉母門生含冤密語曰：以兵術豈非所可敵對，運籌於帷幄而吉母又七郎寄事兵術，會于洛外下谷邊，彼門生數百人，以兵仗弓矢，忽欲殺害之。武藏平日有知機之才，察非義之働，竊謂吾門生曰：你等為傍人速退，縱然敵成羣成隊，於吾視之如浮雲，何恐之有。散衆敵似是狗之追猛獸，震威而散洛

欲

勢

陽人愈感嘆之、勇勢知謀、以一人敵萬人者、實兵家
之妙法也、先是吉毋代代為公方師範、有扶桑第一
兵法術者之號、當于靈陽院義昭公暇、召新免無二
與吉毋令兵術決勝負、限以三度、吉毋一度獲利、新
免兩度決勝、於此令新免無二、賜曰下無雙兵術術
者之鄉、故武藏到洛陽、與吉毋數度決勝負、遂吉毋
兵法家、泯絕矣、爰有兵術達人、名巖流、與彼求雌雄、
巖流云、以真劍請決雌雄、武藏對曰、你揮曰刃而益
其妙、吾提木戟而顯此秘、堅結漆約、長門與豐前際
海中有島、謂船島、兩雄同暇相會、巖流手三尺餘之

法

白

白刃未、不顧命、益術武藏、以木刀之一擊、殺之、電光
猶遲、故倍改船島、謂巖流、島允、年十三、壯年迄、兵術
勝負六十餘場、無一不勝、且定云、不打敵眉八字之
間、不取勝、每不違其約矣、自古決兵術雌雄人、其算
數不知幾千萬、雖然於夷、洛向英雄、豪傑前、打殺人、
今古不知其名、武藏、屬一人耳、兵術、威名、遍四夷、其
譽不絕、古老口、所銘、令人肝誠、奇哉、妙哉、力量、雄玄
異于他、武藏、常言、兵術、手熟、心得、一毫、無私、則恐於
戰場、領大軍、又治國、豈難矣、豐臣、太閤、嬖臣、石田、治
部、少輔、謀叛、之暇、或於、攝州、大坂、秀賴、公、兵亂、時、武

藏勇功佳名。縱有海之口。漢書寧說。益簡略不記之。
加旃無不通。禮樂射御。昏教文。况小藝功業。殆無為。
而無不為者。欽。蓋大丈夫之一躰也。於肥之後。州卒。
敗。自昏於天。仰實相圓滿之兵法。逝去不絕。字以言。
為遺像焉。故孝子立碑。以傳不朽。令後人見。嗚呼偉。
哉。

宮本伊織 立石

宮本武藏政名

宮本武藏政名者。播州人。希松庶流。新免氏也。父。新免無二齋。達十手刀術。政名思。十手者。非常用之。
器。二刀者。此常佩之具。乃以二刀換十手之利。其術。
漸熟矣。十三歲之。敗於播州。與有馬喜兵衛。為勝負。
十六歲。而於但馬。與秋山。為勝負。擊殺之。後於平安。
城。與吉田。決勝負。遂勝。後於船島。擊殺巖流。凡自十。
三歲。為勝負。六十餘度。自號曰。下開山。神明宮。本武。
藏。政名流。威名遍四夷。其譽在口。碑至今。未流在諸。
州。慶長年中。關原。役及浪速。役。有勇名。寬永年中。肥。

前島為一揆、屬細川家、赴之、正保四年五月十九日、
於肥後熊本城下死、法名玄信二天。

此石碑今ニ豊前小倉城下ニ在リト云。中村守
和曰、巖流宮本武蔵ト仕相ノ度、昔日老翁ノ物語
ヲ聞シハ、既ニ其期日ニ及テ、貴賤見物ノ為、舟島
ニ渡海スルコト夥シ、巖流モ船場ニ至テ乗船ス、
巖流渡守ニ告テ曰、今日ノ渡海甚シ、如何ナル事
カ有渡守曰、君不知ヤ、今日ハ巖流ト云、兵法遣宮
本武蔵ト舟島ニテ仕相アリ、此故ニ見物セシ、
沖木明ヨリ渡海引モキラスト云、巖流カ曰、吾其巖
流ナリ、渡守驚キサ、ヤキテ曰、君巖流タラバ、此
舟ヲ他方ニツクヘシ、早ク他州ニ去玉フベシ、君

藏カ針卷ヲ切テ落シ武蔵ハ吉岳カ袴ヲ切ル何
 下也又或説有マハ武蔵ハ人ト見遺物耳目ヲ驚カス
 片ハ一カナモ一ト想フニ刀ヲ用ス吉岳ト仕相ハ
 誤ル事多シトイハ聞ニ任セテ聊記シ又ハ
 或人曰宮本武蔵播州ニ在シ片夢想權之助ト
 云兵法遺尋來リテ仕相ヲ望ム宮本折節揚弓細
 工シテ居タリ權之助ハ兵法天下一夢想權之助
 ト背ニ唇付タル羽織ヲ着大太刀ヲ携ス武蔵揚
 弓折レテ以テ立合テ權之助ヲ働カセスト也

山陽遺稿卷三 三三才

箕浦東伯墓銘

賴山陽

予嘗寓備後管先生家其門人有秋月藩醫之子佐谷惠
 甫頗秀邁可愛先生指而謂予曰恨子未見乃父已而乃
 父士信來相得甚驩乃知惠甫之秀邁肖士信也士信有
 豪氣喜相刀劍得長光者所鑄寶刀示予曰此西海一將
 所嘗佩有故歸我子為我銘之余諾而未果也無何獲疾
 西歸病漸篤召見惠甫自知不起卻藥不服以文化庚午
 九月十八日没于豐前長洲之寓享年四十七葬於邑之
 妙滿寺以弟生民承後云後三歲余客京師惠甫來見請
 銘其父墓告以平生所履歷曰僕父諱順士信其字通稱

良山。後改東伯。本貫筑前林田人。為箕浦氏。幼喪父。弱冠來秋月。養於佐谷氏。配以其女。東遊京師。學醫於和田翁。既歸成婚。生一男。乃僕是矣。已而喪偶。又自知其性不堪羈絆也。謝其義父。以他人自代。以次及僕。而自復箕浦氏。出遊寓備。後三年。多請治者。復適京師。和田翁欲養為嗣。賦一詩辭之。去遊江戶。以生母齡老。不欲久遠遊。歸寓赤馬關。請治者蟻傳。為妬者所毀。去寓長洲。娶溝口氏。又生一男。曰竹次郎。久之。攜妻孥遊伊勢。其歸也得見先生也。臨終謂僕曰。曩以刀銘託賴子。是不必復相煩。煩以吾墓銘。予謂知士信者。莫若管先生。士信不敢請焉。耳。然管氏

兄弟集。各有送士信詩。所稱述頗悉。足以不朽。士信又何。以余文為。至於刀銘。余已諾於士信矣。雖士信有言不敢不果。乃今而後作刀銘。以附古人挂劍之義。雖然。銘刀所以銘士信也。銘曰。

百鍊之鐵。工精器珍。截妖斷邪。可以防身。脫室而飛。所至吐光。非如鄭刀。遷地不良。中道鋒折。化歸黃泉。雖乃沈埋。其氣衝天。

宗棊亭墓表

中村栗園名和

友人宗棊亭遊岱之四月。其配與其義子拙武謀將
 建墓石。未謂余曰。良人在世。不乏賓友。但金蘭相契
 而能悉其性行者。獨有先生而已矣。故表於良人之
 墓。非先生則不可。是妾之所敢煩以表也。言訖淚下。
 余興吊之。且曰。縱令無所請。屬固將表之。况於有之
 乎。乃為之表曰。君諱。字真武。歸棊亭。北豐曰野村。秋
 人。而野與我中津地之相去二十餘里。以故未知有
 其人也。余年弱冠。游南豐。造帆豆翁學。見同窓中有
 一醫。曼膚大腹。髻髮蓬鬆。風骨甚奇。余竊嘆曰。斯人

必以岐黃顯。締交日親。七幾鴻爪印東西。邈無音耗。既而余筮仕水口。聞君在京業醫。乃往訪之。君倒屣出迎。未及叙寒暄。先酌酒以話索居之情。耽都下已喧傳其技之妙。爾後每游京。必寓君家。君亦盡心款持。余不欲其日攬厨下也。密避之于逆旅。君遣人取行李而去。挽留不肯許。故帆足翁晚挈家來京。在君家累月。学徒四未請見。若日多。翁頗厭之。君於東福寺內。僦一團焦。修葺以居。翁服食器物。備以奉之。又朝夕問安。使翁游覽諸名勝。忘羈旅之苦。其厚於師友如此。君之於醫術。折衷漢洋。兼談內外。而別出一

機軸。不肯蹈襲舊套。如臨於自古莫能療者。君則能療之。其他瘟疫用汞劑。鼓脹點生漆之類。不可枚舉。其精於術如此。初君之去鄉也。飄然一身。披短褐。負布襜。已到京。食貧導引以糊其口。境遇困寒。處之恬然。既請治者。遠近雲集。遂開一大門戶。京師雖廣。醫者雖多。其起死回生。如君果有幾人。是知君有良相之量。故能為良醫也。業已為良醫矣。而自視欲然。西游瓊浦。見洋醫某。上下其論。比角其術。居一載。乃啟時年五十有六。其老而益研究如此。君為人。有奇者。膽又有奇識。故其所見。乎行事者。莫一不奇。不獨醫

也。平日重然諾。樂振放。人皆慕悅。依賴寫。少也。每飲酒。醉則奇談百出。聞者叫奇。四十以後。沈實寡言。手不復把杯。亦奇矣。客春正月。君突如叩樊廬。曰。吾將啟隱。故鄉。發軔有期。故未告別。余悲萍水之難再逢。而惜其奇之不可復見也。請數日之淹留。不可僅信宿而去。誰知終為永訣也。可勝嘆哉。曰。野係延岳內。蕭侯封內。侯嘗聞君名。其歎也。輒召見之。大奇之。賜以月俸。其奇益顯。君以文久。壬戌十二月廿五日。病沒。享年五十九。葬海濱高爽之地。環植以花草。蓋遵遺言也。君居京多歷年所。醫名藉甚。而一朝去之。輕

隄

如一葉。何其果也。其意蓋謂天下杌隄。典久於輦轂之下。不如速還樂國。優悠以全吾天也。是自非奇於膽。典識者。安能如此乎。易云。見棧而作。不俟終日。君其有言。嗚呼。曰。野在豐。最為窮壤。而出奇。膽奇識。如君者。抑地亦奇矣哉。

聲

勢牙曰。下半篇貫之以一奇字。膽奇識奇。莫所不作奇。高合以為文章之奇。摹表而有此結構。所謂化腐

老苔曰。前半叙性行。叙友道。叙伎術。井、有條理。後半驅使一奇字。任手翻弄。末段以奇膽與奇識。

繳之。所謂兵以正合。以奇勝者。

韻華樓湯亭

日田縣大属高橋君碑銘

長三洲

竈

君諱重熙。高橋氏稱敬一。清原真人之裔。真人封豐後。居速見郡厨木。生子重平。重平之後。三十七世。諱重敏者。君父也。母日埜氏。君年廿九。承父後。為龜川平田二邨正。君才識聰敏。好修文武。尚氣節。明大義。文久慶應之際。天下多事。君夙憤。皇室不振。慨然有報國之志。竊與海內有志之士交。丙寅歲。余聚兵於宇佐。君陰多所援助。而余事遂敗。君亦為日田郡代窪田某。

豐後

所忌。與余弟黃等同逮。在日田獄者年餘。君幸
獲免。而余弟死矣。明治元年戊辰。大政一新。
十一月。君出仕日田縣。翌年八月。任大屬。數以
事使諸藩有功。三年庚午十一月。縣民作亂。逼
縣廳。君引卒出撫。亂民暴起。圍君于中城橋。君
奮門被傷甚。二十日遂歿。年三十八。配渡邊氏。
生二男二女。女夭。長子重彝。護喪歸葬于龜川。
先塋之次。君之葬也。縣廳賜金若干。以褒其忠。
云。越四年甲戌。余至大分縣。往祭君墓。渡邊氏
奉狀泣乞銘其碑。乃作之。銘曰。

嗚呼敬。一生為國效。死為國報。嗚呼敬。一死其
何憫。名在于國。嗚呼敬。一生觀明世。死亦伸志。
龜川之山。既高既固。敬一之墓。

賢女起世碑

賢女起世碑 篆額

賢女起世者，豐後國府內元町人也。母農家婦，生一子而嫠，再適而生起世。四歲喪父，隨母養於道士正德。居數年，正德出遊，母又亡，惻獨無所依，託同母異父兄嫂，散食指繁，遂傭於高家。年十九，嫁為里人房吉妻。家素貧，朝無餐，冬無衾，襦女處約，不怨奉事。盡禮姑，性暴房吉，又旋得惡疾，憐其少艾，困苦勸之。他適，女不可事夫姑，益敬為人，操作食力以養。蚤起，必具餐而後出，晡必歸。歸則省其姑寢食，退問夫疾。

扶持燠味之暇或負以遊房者潰癰朽穢隣里皆唾
噉女若不知也已而正德婦女念其幼耽鞠育使別
居而供其衣食於是以一女子養三人心力益勞瘁
雖難辛萬狀未嘗受人饋遺節已所日食銖累寸積
以備不虞嫁十有三年而寡又二年而姑亦歿所以
從窀穸者皆夙具也叵女方盛年昆弟謂之曰爾事
夫與姑畢矣何自苦為則涕泗對曰姑亡吾奉其祀
夫亡吾守其節若是而已乃徒與正德同居如夏其
親初起立之婦房吉也兄嫂不任鄉人和助憫之以
為已子而嫁焉故和助卒女又為之桌主歲耽祭其

姑與夫之墓亦祭之女幼貞靜無疾言遽色言未嘗
及他人迨婆益修潔口不食肥甘居不雜男女其萬
行有如此廣瀨範澤田一紀安積信塩谷世弘近藤
熙鈴木尚皆稱述之有司具狀聞當日本弘化之四
年丁未女年五十有八冬十月賜月俸營宅復其身
賦役無所與明治維新之後載諸國史孝節錄歲在
己卯余從節使居東友人龜谷行請為紀刻石余曰
起立有君子行四焉事姑順孝也窮阨守志貞也不
忘人之惠義也一介不取廉也於戲賢矣贊曰
天降恒性懿德孔昭賢者率履不待飾彫嗟彼淋女

蓬藁自脩，砥厲潔志，義烈無儔，刻銘樂石，垂型千姝。
大清誥授奉政大夫陝西補用直隸州知州
充出使隨員姚江沈文煒撰并書

碑陰文

碑額篆題為太政大臣從一位勳一等三條公書，書
成於沈氏西歸之後，故碑面不復書公姓名，恐後人
不知，因勒之碑陰。

明治十三年三月

從五位長安記

沈氏撰文以隸書之，筆意有錢梅莊趣，恨其割駐本邦
之日不知其長于隸，故不就而質之。明治十七年正月廿四日記

